近思錄集解

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已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重乾乾相繼故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爲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溺於慾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爲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

消此用益之大指也。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也云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遺文。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

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爲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慾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伊川先生曰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三句是工夫顔淵請事斯語所以進

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程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之之心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莫先謹視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交於吾前感於所覩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自不使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

聽箴曰人有

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秉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

言箴曰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躁輕肆也妄虛繆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繆則內專一矣樞扉

曰也機弩牙也户之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拂物躁之致也悖乖理也悖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思是動於内爲是動於外○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爲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爲也造次戒

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陽往爲剝陽來爲復復卦乃善之返初爻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人必有所失而後有所復能有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

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不待勉強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顔子未能乃是故不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即改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

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動則為過惟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嚴厲吉且無咎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所以貞正之道為可吝也剛進之極有乖中和終為亦吝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

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酗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卦彖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末流則末勝本華勝質人欲勝天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爲用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損人欲以復天理耳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無咎

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九五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僅可无咎然心有所比不離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得為光大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繫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卦彖傳兌下坎上為節兌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為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為吝嗇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為柔懦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

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克伎害伐驕矜怨忿恨欲貪欲四者皆生於人心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私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己為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

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

○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立志為本而後氣質可變化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吝則為私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

治懼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解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若必嚴動心而不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預防

其所未至如此則德日進而理日明矣

泪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剌人也何畏之有有人目畏尖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類當如是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是捨己職分而憂人之憂者也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此程子爲學者言若聖

人分上則不如此也

九德最好皐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寬弘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寧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大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踈剛者或傷於果斷今堅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彊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彊不至於暴蓋游氣紛擾有萬不齊其生人也有氣稟之拘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偏於一偏者惟能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于正則偏

皆可全矣只知問學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食飲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職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吝之意即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己之欲惟能克己然後合天理之公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有過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留擺沮應酬之間反爲繫累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馳所向既差即是欲也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聞過而喜則好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既乎

是足爲百世師矣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顔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然

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能然以身驗其質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明喜怒各因乎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殆未易勉強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而遷也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

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
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君
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怒氣易發而難制此
固有怒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
他人若已不易得況夫物各付物而喜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君子役物
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
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役物者我常定役於
物若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作好作惡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怍自然悅樂少有間斷則自視歉然矣○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錄下些今看來直是恁地好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謂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爲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之道則是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按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上蔡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愚謂充謝子爲己之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

謝朱子曰動心忍性謂性動其心堅忍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禀而言耳說見孟子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

蓋莫不在己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及見人不善唯當自省亦無非反己之地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

爾正蒙下同。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臭味之需而欲求攻取於外者氣

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飫足也屬厭猶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無以口腹之害爲心害毋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術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

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

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

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亂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務盡己而不必咎人矣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舊習未除志不勝氣則心慮紛雜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

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橫渠論語說。朋友有講習責善之益琴瑟有調適情性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朋自遠方來斯以樂也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者爲學之大患然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仁者天理公利欲

者入心之私故背馳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麁暴也其爲人麁暴必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深造于道也子張氣貌高亢而無收歛誠實之意故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

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于目故目視高下而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忽慢矣）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肖）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己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爲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闕黨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驕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為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為先則謙遜恭謹有以為進學之地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篇溫和恭敬為德之本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

肯盃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録卷之五

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爲己之學也經解○謹見論語爲弟爲子者其職在於孝悌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徒欲人之觀美非爲己之學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孟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易傳下同

○師卦六二傳可者僅足而無餘之稱竭其所當為無過外也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卦九二傳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告當以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遽曉未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父又有闇矣但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以強直之資遽爲矯拂則傷恩而有害天倫之重外則敗事而卒廢幹蠱之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九爻陽而三位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過剛不能無悔矣然蠱之下卦爲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但謂之小悔則於事親之道已非盡善者矣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卦彖傳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

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處家人道篤矣然必以正倫理爲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可篤者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家人卦六二傳祖親附猶骨肉之於肉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上九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貴治家之威者非嚴厲治之嚴

蓋必正已爲本使在我特身謹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于正凡御下之道皆然齊家本於脩身則尤爲切近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靜正乃相敬可久之道媟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

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具慶謂父母俱存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弟者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人能盡孝弟之道擴而充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

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即其末而本已存即其粗而精實具本末精粗非二致也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分之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能廣充之以作聖之極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

是私也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爲私愛其子而不知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耶是私矣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
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
之猶子也視兄弟之子亦如己子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
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
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

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
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
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
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
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
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
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
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

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邪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聖人所爲至公無私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凡人避嫌者皆內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婦人從一而終者也

再嫁爲失節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

小失節事極大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

不可不知醫外書以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

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己字恭叔臨喪飲酒非禮也

買乳婢多不得已我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

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一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蓋如此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夭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

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予在
謂保任使之入出諸父謂從父也
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

已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男僕曰臧女僕曰獲）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

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跲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調羹也禮不絮羹為其詳於味也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順兄弟平生衣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

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旣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文集

横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 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 事親以順爲主非甚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爲矯拂也

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

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說所謂養志者也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詩說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報以爲施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忘敬

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不可學兄而廢其恭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着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不然猶正牆面隔礙而不可通行也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撕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語録○提撕謂提撕警覺之也

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脩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易傳下同蒙卦彖傳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求於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爲哉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蓋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群然

相比而非得所主者焉為比而非可以邪媚求比而不由正皆不能无咎者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小人志在富貴故得志則驕溢）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賢者素其位而行窮而在下則無貧賤之憂遂而在上將遂行道之志以是而進何咎之有）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

履其素乎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乎素位而亦卒無可行之道矣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群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否卦六二傳身之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由乎我大人者身自否而道無否也蓋否之時小人羣集君子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道則亨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

也所以戒人從正當事一也隨六二貞與九五爲正應然下比初九苟隨私昵必失正應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君子所貴者行義也世俗所貴者勢位也賁之初九所賁在下故爲趾舍車爲徒行世俗以失勢位爲羞君子以得行誼爲榮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大公釣於

滑濱之時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四者雖處心有小大氣義有得失要皆非高尚其事者若蠱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斷出之表象稱其志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

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艮下乾上爲遯二陰浸長剛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不一於遯雖未能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强此之衰狀君子之道未盡消艱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明夷初九事未顯而慮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

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離下坤上明夷離明坤地也明入地中傷明也初九傷猶未顯而爻之象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盖知幾而去之速頗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為過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至是欲去而不得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

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在下則勢疎始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安於守正寬以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之急則必汲汲以失其貞正之守求信愈急人愈不信則必悻悻以傷其事上之義晉之初六未敢必於進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敢必人之信也寬裕以待之則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必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

日不可居也卦之初爲無位晉之始未當職任故寬裕以待其自信可也苟有官守而不見信於上必將廢職失守然事非一槩急去可也豈容寬裕以敗之哉

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兆幾微之見君子知幾則可久可速不失其時矣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卦六三彖傳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謂以正道而後合者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無所恐懼而能遂其爲義之志矣蓋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我裁制而不可奪彼苟已定之禍福而憂懼而何益行吾義而已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隕穫猶顛隮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

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卦九四傳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在井則已渫治而可食矣然而無得於五故不見食爻位剛而不中切於施爲故憂惻異乎聖賢視用捨爲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

矣庚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六二居中得正下卦為離故曰文明二與五應故曰應上爻位皆柔故曰體順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則才足矣是庚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革故辭曰巳日乃革之謹之至也始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審其時處其位有其才豈容自巳故辭曰征吉無咎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抱負

才業急於有爲每不暇謹擇所向則反爲才業累矣如荀彧之類是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卦六二傳在上位者當以正君定國爲已任故有拯而無隨在下位者職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之列故請討陳恒然不在其位則亦隨之而已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艮卦象傳

位者所處當然之分也處之不踰其分是不出其位也所謂止者當其分而已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爲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況踰越常分貪非所據者乃出位之尤者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人之止易於暫而難於久易於始而難於終艮之上九止之終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

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處之不得其正矣勵卦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處度所信得其正矣苟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所度者牽於私意安能得其正哉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勵義凡命者窮達夭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可否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實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勵義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孟子所謂求之

有道謂不可以苟求也得之有命謂不可以倖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者謂得非可以求而遂也（此言要亦爲中人以下者設爾）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求之必以道不枉道以求之也得之必以義不非義而受之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何足道哉○愚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因事物而有實者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之間要決於義也而後命從之以顯若應事之時欲以命決之其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

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已無關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祭人勘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汲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勘甚少也得失有命妄起計度之私是利心也故不可入堯舜之道夫子責之高識者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

乃曾識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知命者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說見論語謂不能安受乎天命而有心於貧富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恐記錄漏字愚謂本以人心見處而

言推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爲實理盡理無不實但見未有實耳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

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此一節反覆推明實見之理最爲親切學者要亦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悟然後所見爲實見於其所見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illegible]）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

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此則不待勉強學者實見有所未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張南軒曰無所爲而爲之

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利

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有所為而為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即是天理之公無所為而為者也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況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

利聖人處義不計其利然事當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為利也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絕滅人倫推其本心惟欲利己而已是賊義之大者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須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

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婢所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户部問不支俸錢户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illegible]辭不聽除崇政殿說書未幾除[illegible]本注云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illegible]曆先生不請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廪人繼粟庖人繼內遂令户部自爲出券曆又不爲妻求封汜

純甫問其故先生曰其亦當時起自草茅一二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封親與封妻事辭不同顯榮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將召與常人異故難爲言也○或云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朱子曰此自今常人言之如

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要當從科舉法都变了乃為正耳

漢舉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國推弘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

君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

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

爲有命曰在己固可以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害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或謂科舉專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于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

奪志則根本廢矣故妨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

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爲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

以為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子又創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文集○声病詩律有四声八病今進士詩賦之學是也求仕非義謂投牒自舉之類循理謂服勤事任似述世

風者
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說○人之欲動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已自重而彼自輕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朱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著便是衆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愚謂眞知義理之可樂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況夫懷齷齪之見畏人非笑而恥居貧賤豈有大丈夫之氣哉

近思錄卷之七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素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本必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是也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以上總論治天下若其本在身其則在家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朱子曰親若難處踈

若易哉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亨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說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以上論善則在和親之道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茂盛大之意對猶配也謂配天時以育物朱子曰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以上論端本在誠心之道

明道先生言於 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召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䟽首

言王霸之事有天理人慾之分綱常綫緊之辨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由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王道本乎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平易正直而無偏邪委曲之行崎嶇艱險反側不安之意逕委曲小路也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王者脩己愛民正中國攘夷狄無非以誠心而行乎天理霸者假尊王攘夷救小討叛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自尊大耳其道雖霄

壞之不侔然其初但根於一念之公私誠僞而已○朱子曰宣帝雜王伯元不識王伯只是以寬慈喚做王嚴酷喚作伯自古論王伯至明道先生此劄無餘蘊矣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

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立志篤實而遠大則不膠於淺近不惑於流俗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

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己之心以及人發政施仁公平正大群心自然歸附人君顯比天下之道也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以市私恩違正道以干譽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

胊熊胊日出獵溫之說禮天子不合圍蓋蒐田之時圍其三面前開一路來者取之去者不追亦猶王者顯明比道於不執小惠以求人之比也皞皞廣大自得之意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

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

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至公卿日志于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貴賤踰越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汲溢而無

節未可以亟正縣扯之也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後見於施爲若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疎不迫不疎則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者見其百度弛慢不能含忍而遽懷忿疾之心則不暇詳密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寧免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矣

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治泰之道雖不容峻迫然人情玩肆因循苟且漸已陵夷苟非一人剛斷宰輔英烈則亦未能挺特自立奮發有爲而作新積弊也無舟渡河曰馮謂必用馮河之勇也或疑上云包荒則

是包含寛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躁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後治泰之道可成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若祭祀之始盥洗之時也薦若獻腥獻熟之時也方盥之始人心精純嚴肅

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漸亂故為人上者必外莊內敬常如始盥之時則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顒顒然仰望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卦傳天地有間則氣不通

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睽頤中有物曰噬嗑噬而合之所以去間也有治天下之大用焉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得其要會則視繫猶維令行而禁止矣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

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擠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聖人所以制強暴者盍亦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為坤大難初解與民休息之意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

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既解雖已安平而無所事然興廢舉墜修復治道以爲久安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而遂已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勢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

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艮卦彖傳事物各有天然之則聖人非能為物作則但因之各當其則而已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兌卦彖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

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道出於天違道則非順天矣譽出於人干譽則非應人矣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彖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盛止必衰若天下之常勢有盛無衰者聖人之常道常人苟安於既濟乃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易大傳曰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春秋書不時者如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豈二者

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泮半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天子之辟廱故曰泮宮也閟閉也幽隂之義宮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泮宮者所以教育賢材閟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為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譏焉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

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爲王法固在其中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有司衆職也必先正有司而後攷其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之類是也權五銖兩斤鈞石也量五龠合升斗斛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使人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仲弓欲以一人之知舉天下之賢故竊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大小如此推其極致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興邦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論治本則正君而國定矣就事而言則必有大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君心爲本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

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劫持取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慚閨門之間又有慙德三綱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止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爲帝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鎭拔猖於外閹竪擅寧于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大綱謂綱常唐之治目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其區畫法制略放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天下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下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關雎詠文王妃姒氏有幽閑正靜之德麟趾詠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朱子曰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于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一國以一人爲本一人以一心爲本使人君有一念私邪必將害於其政奚待作於外而後可知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孟子見齊王首言仁術曰是心足以王至將求其所大欲則曰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盍反其本凡皆以格其非心而興其善意至於一政事之得失固未暇論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蒙下同。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爲本必節已裕民德意孚治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鄭聲者鄭國之俗淫邪其作之詩者於樂者皆淫靡佞人者口給而設之人也夫子旣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

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横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强施之於天下歟道學政術分爲兩途則學與政皆非矣使孔孟復生必將推其所得之道措之天下必不以政術非吾所專而姑以是强施之天下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

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涵育扶誨輔翼之者何所不盡秦漢涤激少恩王伯假義圖利皆無誠愛之心者也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適過也間非也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功至則治德將日新

向憂為政之失所任皆良士向憂用人之非帝
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
即平日之學問
非有二心也

近思録卷之八